

李桂香打柴

本頭

新

改

詞

良



(五〇一) 行印堂古學廠磨打京北

25

30

35

40

柴林香伴染



頭本李桂香打柴

(李大發金氏白)先妻下世命歸陰，一便拆洗一便新，在下李大發，奴家金氏，夫人，何事，我有心出外貿易，家中又有小女，夫人只可勞心高看才是(金白)咳，我說當家的不用費心吩咐，你的女兒，豈不是我的麼，定要高看才是，你看我是那狼心狗肺人嗎，即言出外貿易，但不知何日起身(發白)今日就走，當家的你我到在一處還未好殼呢，就要出外，我實不願意，不要厭氣，不是我的厭氣，想我們這老娘們，出一家，入一家，也不容易，想要出門時候，得先對我說說，這一宿我咳閑着了，作什麼，與你縱縫纏纏的(發白)那定是好好快與我打點行李盤費，早已備好，代我走走，你可早去早來，那是自然，夫人，是，是我若不在家中，好好看待小女，叫會實打柴揀糞(金白)那不用吩咐，我送你罷，你若到了外邊，可別上侯家後去胡幹，省得招來症號，我走咧，是代我回去。我一連嫁了八處，頂屬此處足心滿意，我們當家的臨走說與我，叫會實打柴揀糞，不免把會實叫來說與他，會實快來(上會實白)從小生來命兒孤，跟着我媽媽走了八處，我管人家叫親爹，人家管我叫代犢，我會實忽聽媽媽喚，只得前去見，我說媽媽叫我有事幹(金白)一邊坐下，坐下就坐下。有話就說，有屁

就放(金白)好孩子只是說媽媽呢(會白)母親叫孩兒有何話說(金白)你爹出外去咧，臨走吩咐，叫你打柴揀糞(會白)媽你真糊塗，我爹在家不得不作，他若不在家，我要享福了(金白)你要不作，有誰作去(會白)不是有個大閑人嗎，那個桂香呢(金白)他父不在家中，他娘下世去了，一個女孩得高看一眼才是(會白)媽呀，你覺着不大離的呢，當着面他管你叫媽，被地我常聽見，管你叫後婚老婆，當真嗎，你親兒子能向你說瞎話嗎(金白)我待他百好也討不出好來，連個媽他也不叫，淨叫後婚老婆，我只得給他點苦處，叫他知道知道我得利害，叫他上山打柴，媽呀，他要不去怎好(會白)媽你要不打他就去，是呀，會實你叫他去，是，代我叫去，不怕沒好事，就怕沒好人，桂香，媽叫你呢，(出李桂香白)母親下世早，每日哭豪陶，奴桂香親娘下世，爹爹又娶繼母，忽聽母親喚，只得前去見，母親萬福，(會白)媽呀，他管你叫白薯呢，你未何管我叫白薯呢(香白)孩兒不敢(會白)他說你拋他的眼呢，(香白)母親將孩兒喚來，有何教訓(金白)你也沒有活計，叫你上山打柴去(香白)母親打柴之事，那是男子的生活，女兒怎能作的，叫我哥哥去作罷(會白)你拿着我是外人，你吩咐不起

(金白)你若去還在罷了，你若不去，吃我一頓好打(香白)母親不必動怒，等孩兒換上衣服便了(金白)去就好說(香唱)桂香女一見繼母把臉番，吓的奴家心胆寒，命我上山把柴打，可恨繼母心太偏，邁步出了上房內，繩子扁擔擱在肩(金白)不用回來，晌午不吃飯，(香唱)晌午不吃我回轉，打柴飢餓怎麼擔，哭聲親娘下世早，拋下孩兒多可憐，爹爹出外自顧你，折磨孩兒怎知全，繼母從前代我好，不知因何變了田，必是會實調他母，繼母聽信他的言，母子同心折磨我，逼我打柴上深山，不言桂香把柴打(金唱)金氏只才把話言(白)會實桂香打柴去了，留下咱娘倆吃好的(會白)那是自然，咱們吃角子，吃肉，吃魚，把日子吃干了，我再當代犢子(金白)對呀，這兩吊錢，買二斤肉，五斤麵，四斤魚，二斤油(會白)混日媽兩吊錢，買這些東西了，(金白)再拿着一元錢，別叫省下，照這錢花罷，咧，我就買去(出柴氏白)中日苦守在草堂，思想起來好悲傷，奴柴氏，嫁與秦閨甫為妻，先房拋下一子，名叫秦克禮，過門一來，我又生下一子，名叫克讓，不幸夫又下世去了，拋下我母子三人度日，他弟兄上學讀書去了，我在家做些針織，思想起來，好不愁悶(唱)秦柴氏坐草堂自思自想，思想起從前事好不慘然，前丈夫下世去難以度日，拋下我柴氏

女少吃無穿，無奈何反羅裙別門改嫁，嫁了個丈夫秦家男，先拋一兒名克禮，後生克讓小兒男，丈夫臨危吩咐我，怕我後來把心偏。我的主意早拿定，長子厚次子薄方爲正端，教訓他弟兄成人長大，也對過死去的丈夫吩咐言，且不言柴氏女房中思嘆（上克讓唱）再把那秦克讓言上一言，克讓上學回家轉，思想哥哥禮不端，他在學堂欺壓我吃穿他費項我先，回家見了我的母，一往屈指對娘言，克讓邁步把門進見了母親淚不乾（柴白）我兒下學來了，下學爲何悲啼，我哥在學堂打我來着，母親與我出氣罷，小冤家住了住了莫哭，你必是在學堂裏討氣，你哥說你幾句，也是有的，竟敢謊言告我，還不與我跪下，跪下就跪下（柴氏唱）柴氏女聞此言心中起火，叫了聲小奴才細聽娘言，在學中一定是貪玩討氣，你哥哥說幾句禮所當然，你不該到家中輕舌重告，爲娘的豈聽你這些謊言，從今後再如是過而不改，爲娘的重打你定不容寬，且不言柴氏女房中訓子（上克禮唱）再把那秦克禮言上一言，克禮下學回家轉，思想起我弟弟早到家園，在學中與弟弟爭吵幾句，回家中對我母定說謊言，也不知我母親信與不信，我何不在窗外聽上一番，秦克禮在窗外止住了步（柴唱）柴氏房中又把話言，你哥哥他本是前娘牛產，厚待他，薄待你，禮所當然，你的父臨終時吩咐與我，怕爲

娘到後來代他心偏，我若是聽你言打你兄長，也難免莊中人說娘不賢小奴才年幼小兒事太淺，無有父尊兄長禮所當然，昔晉時有王祥繼生王兒他後母代王祥甚是心偏，那王兒繼母前苦苦相勸，勸他母回了心萬古千傳，看此情兄待弟不可恨怨，豈不知家庭內孝悌爲先，今因你無道禮打你幾板，從今後再如此絕不容寬，柴氏舉起板子就將你打（克禮唱）克禮近房跪在平川，望母親高台手休打我弟，這件事我的過望母海涵，兒不孝望母親高台貴手，恕兄弟責打我禮之當然（柴白）兒們如知教訓，從此改過，用心讀書，兒們尊命，教子成名傳萬冬，盡心讀書用苦功，兒們隨娘用飯來，來了，（下）（出桂香白）奴桂香受繼母折磨，叫奴上山打柴，天不早了，只得回家（唱）桂香打柴下了山，天不早了轉家園，自幼未把房門出，這樣重活實難担，鞋弓凹小山坡道，高低石塊不平川，肩挑柴担難行路，使我渾身疼痛兩腿發酸，早晨並未吃飽飯，晌午未曾把家還，腹中飢餓身無力，骨軟筋柔汗只流，眼含痛淚把莊進，歇息歇息回家園，不言桂香落了坐，再把柴氏言一言，看看日末天不早，我的兒散學也該回家園，站在門外留神看，那邊坐着女婢娟，傍邊放着柴草担，原是桂香坐那邊（白）那不是桂香

麼，正是，因何坐在這裏，清早奉母之命，前去打柴，你從早就來，你晌午咳未吃飯呢罷。我早晨用了飯了，是你餓不餓，不餓，那有不餓之理。到伯母家中吃了飯，再回家去罷，不用，走罷（上會白）從小生來命兒孤，人家管我叫代犢，我小字會實，閑着沒事，上老親家溜撻溜撻，（入出）方才進院內，聽見桂香在他家吃飯呢，有心在窗外聽聽，又怕有人看見，反為不美，何不回家見了我媽，扯個稟，告誦告誦，（出金氏白）我金氏，叫桂香打柴去咧，這晚咳不來也，回來再說（上會）（金氏白）會實你向那裏去着，我方才上老秦家串門去着，走到他家窗外，聽的桂香在他家吃飯呢，我在窗外聽聲，他罵你呢，罵我煞來着，媽你聽了，（唱）會實這裏忙開口，叫聲媽呀你聽着，方才未有活計幹，串門我望秦家挪桂香他家正吃飯。聽他罵你氣堵脖（金白）他罵煞來着，（會唱）他罵你後娘長來後娘短，不給飯吃反作重活，尋他錯縫把他打，身上衣衫又單薄，夜晚不叫坑上睡，過到屋裏他睡着，推輩拉磨還不算，還叫他打柴上山坡（金白）他未罵你嗎，罵來着，（會唱）他罵我代犢長來代犢短，光吃好的不作活，單等我爹回家轉趕門去把脚挪，金氏聞聽氣乍肺，桂香回來咱再說（出桂香白）奴桂香辭別伯母，只得回家（唱）桂香辭別秦伯母，挑起柴担望家挪，行走來在大門裏

柴火担兒當院擱，院中放下柴火担，進房才要把話說（金唱）金氏一見冲怒，該死的實那去着，孩兒打柴回家，你那是打柴去着，你上老秦罵我去着，孩兒不敢，諒你也不實說會實拿繩子來，給我綁上（會白）媽呀綁咧，這回我給你點利害（唱）金氏拿起一根棍，一棍打倒地平坡，渾身上下盡力打，桂香疼的占多梭，望母親饒了我，只當休好及陰德，放你媽的狗臭屁，（唱）金氏越打越有氣，會實奪棍氣堵脖，（白）你給我來，你一點勁也沒有，看我的，會實別打他咧，打他咳得使勁，用針釘他的十指，媽你打，我拿鐵火棍子烙。這傢伙（香唱）桂香痛的多梭占，好心媽呀你饒了我，痛的我心如刀割，烙的我肉綻皮也破（金白）這是輕的，一會使刀割你，（香唱）一聽此言魂不在，兒我犯了何等錯，媽要說明我改過，（金白）你上老秦家去了未有（香唱）孩兒從他門前走，伯母留我家坐坐，（金白）你在人家處吃飯沒有呀哇（香唱）秦伯母留我吃飯我未用，伯母他給我兩個冷餽餽（金白）我不重打，你不說，（香唱）兒認錯來我改過，望求母親饒了我（金白）你爹回來你必向你爹說（香唱）我的爹爹回家轉，若說一字雷擊我死的，把針給你抽出來，繩子給你解開，你就推去罷，我們就睡覺去了，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400
M284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